

远天

远地

李钢音 著

YUANTIAN
YUANDI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远天

远地

王蒙著

YUANTIAN
YUANDI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I247.157
1475

远天远地

李钢音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远天远地/李钢音著. — 贵阳: 贵州人民出版社,
2000. 5
ISBN 7-221-05145-3

I. 远... II. 李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21952 号

远天远地

著 作 人:李钢音

责任编辑:夏文琦

封面设计:徐志强

出版发行:贵州人民出版社

(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)

印 刷:贵州新华激光照排印刷厂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字 数:184 千字

印 张:7.375

版 次:2000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1—1000

书 号:ISBN7-221-05145-3/I·1147

定 价:10.00 元

不由分说的关切

——序《远天远地》

何士光

远天远地有什么？有小镇，有小街，还有山村，也栖息着许多的人。

小街像什么样子？夜色在这儿显得无边无际，一条街道上集中了所有的饮食和娱乐场所，灯火阑珊，人影幢幢，像一条大虫的发光的脊柱。这是作家为我们写下来的一个比喻，凄凉、温馨而又神秘。由这条街道辐射出去的巷陌，自然就是这条虫子的肢节，延伸不了多远，便隐入了暗夜里，和无垠的暗夜连在一起。

山村在哪里？星星点点的山村，这时候就藏在无边无际的夜色里。到了天明的時候，这兒的风和阳光就同样地显得无边无际。即便你一时间还看不见村寨，也能听见起起落落的山歌。作家写道：要等那一声咿呀咯啷的歌声唱完，是要一些时候的。而这时候，人的心就会随着这声音起起伏伏，有一种熟悉的、隐隐约约的东西弥漫开来，那是一些对飘渺的古久了的岁月的想象，也是一些对眼前的日子的思虑，里面填塞着许多的人和事，梦一样地掠过眼底。这声音里还有一种奇怪的力量，让人的心在一瞬间像飞翔起来的鸟儿，振着羽翅脱离了一切闷闷和忧烦，轻盈地在虚空中盘旋。

这儿也有生活吗？你若是拿这样的问题去问这儿的人们，他们就会回答你说：不，我们这儿没有生活。

一天，一个姓张的学者来到了村子里，用笔在本子上写着些什么，一个叫金才的娃娃过来了，就偏着头看他写字。看了一会，就愣

头愣愣地问：“你在写哪样？”

张学者抬起头来，扶正了眼镜看看他，就看见他冻红的鼻子和挂着的鼻涕，毛线衣的线头长长地吊着。张学者说：“写你们的生活嘛。”

金才说：“我们又没得生活！”

张学者笑了。把笔放在本子上，认真地问：“那你们有什么呢？”

金才好像被难住了。他傻乎乎地笑着，眼睛一转，又大声说：“我们有房屋，有田土，有猪，还有鸡！”

张学者说：“对呀，这些就是你们的生活嘛。”

金才“哦”一声，似乎全懂了，却也因此没有了兴趣，三步两跳地走开了。

这真是一段难得听闻的问答，足以让最玄奥的心灵也豁然开悟。这当然也是说，所谓远天远地，倒是更辽阔的天地，是更多的人们生活着的天地。在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天地里，人们也还是在经受自己的岁月，或者说生活也还是在生生不息地展开着的。

比如这小街上，而今就有了一位周老板，是一间小煤窑的业主。他活在这世上就是为了挣钱，什么能挣钱就干什么，然后是花钱，别人怎么花他就怎么花，有什么新鲜的花钱的办法发明出来了，他也就去试一试。走在镇子里，怎么都算一个人物了。但到后来，麻将桌不再吸引他了，女人也没有原来的滋味了，男人之间的义气是可以用来解决的，吃喝玩乐不过是那末回事情，他就还是觉得无聊透顶，不知是自己玩够了世界，还是世界玩够了自己。这后面的一句话诚然是作家写下来的，不说意思了，句子就十分美丽。

周老板的日子和年轻人运福本来没有什么联系，运福原来一直在依崖村里种地，但他一旦下山来做了矿工，日子一时间也就变得像梦一样的。这天晚上，他的背上插了一把刀，冷硬的刀背贴着他的肌肉，要去替周老板吓唬一个叫杜有发的情敌，就走在了一条

巷子里。人声像夜晚的潮汐在耳边起伏，他一会没在黑暗中，一会又现在灯影里，好像自己要去做的事情也仿佛是梦中的游戏。可是迎面来了一个镇上的姑娘，裾裾摇曳着，嘴唇是猩红的，跟着又看见杜有发像猫伏在灶台上一样地伏在麻将桌上，又使日子显得是真实的。后来他办完了事情，就去看通宵的录像，心里便乱糟糟的。直到录像里的一个人吐了鲜血，那鲜血就像喷杀虫剂，他又才笑了，才算是把一个梦一样的夜晚捱过去。

同样是从依崖村里下山来的，格龙这个男人又不一样。他农闲的时候来到镇上，便学会了补鞋的手艺。作家写道：车辆从他身边驶过去了，拿着大哥大的男人和曲线毕露的女人也从他身边走过去了，他都任他们走过去。在格龙的眼里，他们只不过是从他的日子里走过去的。他的日子里虽然有许多时刻也这样一晃而过了，但毕竟积存下了让人安心的固定不变的东西，有他在依崖的房屋，有他的老爹、女人和儿女，还有他在这个小镇上的虽然微薄也日有进项的生计。正因为有了这些，他才能心安理得地坐在这里，把眼前往来的一切都当成了可有可无的西洋把戏。他就像一棵远山上的草木，或许不值一提，但它把根须扎在了土里，就有了吸取阳光和水分的机会，就不再有随风飘荡、又随风而逝的恐惧。

格龙的女人叫小腊娘，和格龙一道来到小镇之后，由于还认得字，便读起了专讲男人女人恋爱婚姻的杂志，心里便泛起了涟漪。她偷偷地怜爱着另一个做煤球的男人，这情感虽说比中学生的早恋还要朦胧，却也不由分说地把一切都笼罩在了她的柔情里。作家写道：这天底下的男女要靠近的时候，总会有许多细小的事情在背后紧锣密鼓地进行，好比一个演员登台之前，就会躲在幕布后面描眉整装、咳嗽清嗓一般，这自然也是一个很温暖的比喻。但她到底还是一个从依崖山上下来的女人，临了还是演不出这场戏。然后她坐在黄昏里，看着渐渐被夜色掩盖起来的火烧云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觉得人心里掀起来的都是浮云，只有日子像看不见边际的天

空，不管你喜欢它还是恨它，它都一如既往地横陈在那里。

说到女性，这远天远地里就还有两位女性。一个便是小街上的一位卖烘豆腐和盐葵花的老婆婆。你信不信呢？就靠了这一点小生意，她养大了两个儿子。而今儿子在县里当局长，孙子也上了大学，还有一个去了美国，她也还是像一块石头一样永远地砌在那里。“有点事情做，这日子就好过。”这就是她守了一辈子的道理。至于另一位呢，就很年青，叫陈罗朵，则是依崖寨子上的一位美女。她的难处倒在于，眼前的日子正扑面地展开来，她的一颗心却清亮得像草叶上的露滴，便不知道该依从怎样的道理。

不能不说，作家写陈罗朵和民办教师田茂盛去吃喜酒的这一段落，就像山里的风和阳光一样沁人心脾。这一天，山雨落起来的时候，陈罗朵有了一个机会和朦胧的意中人田茂盛在一起躲雨。作家写道：本来，这是她期望过许久的时刻，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地方，和他单独在一起。何况雨就像一个屏障，把别人的眼睛、那些已经发生了的不能挽回的事情，还有心里的笨拙和说不清的思绪，全都遮挡了起来。但是，她的心太安静了，安静得就像默默地承受着这场绵绵春雨的土地，什么都不用再费心地想，也就没有什么能够揪紧她的心了。于是他们只是一个靠着一根木桩，看外面下雨。

这时候，几只鸟拼命地扇动羽翅，惊乍地掠过低矮的树梢，一会儿就消失在灰白的雨雾中。树梢上袅袅婷婷地绕着一层乳白的雾气，雨点也没有能把它敲散。仔细地听雨声，也不一样，溅在石头上的，啪啪的快活地响；落在茅草屋顶上的，就害羞地、没有声息地隐没下去；掉在树叶上的，则有一声无一声，最终还是一刻不停地连缀成一片，像流水的声音，和树叶在冷风疾雨里簌簌发抖的声音混合在一起——这真是好文字，不禁让人想起来，文字又还是有文字的魅力，为其他的什么所不能代替。

这远天远地里的人们还很多。有叫番元的村人，穷得叮当响，又始终是快活的，太阳照在背上就觉得心里暖和，冷风吹来就灌它

两口，心里一空，人就高兴起来了。有叫何家祖奶的老人，她要死了，面对死的那一份安详甚至都叫人吃惊，死亡仿佛是她们的又一个孩子，围在她的脚跟前渐渐地长大，她也就絮絮叨叨地、嘘寒问暖地，和死亡有一句无一句地说着话。有叫英德爹的，是族间的长者，管理着依崖后山上的两个洞子，一个用来跳花，一个用来安放死者。还有辣椒大王的儿子李堂亮，家里已经有了东风车，平日里也总是骑着一辆摩托从村路上驶过去，他看上了陈罗朵，而陈罗朵又始终有几分怕他似的。有一位榜妹，她竟然远嫁到江南去了，据说依崖的老祖宗们就是从那里迁徙过来的，是死者的灵魂也要回去的地方，这就叫依崖的人们不敢想象。除开这些老百姓而外，当然又还有县长、乡长、干事和好几位村长。甚至还有一位大得他们连名字也不能说的首长，也让人不相信地来过这个地方。之中不能不再说一说的，则是杨波扎，这位依崖村的村长。

在这远天远地里，老百姓们的细碎的日子固然在朝朝暮暮地展开，而整个的历史，也同样在年复一年地行进。来到20世纪的末尾，当年被撵到了依崖山上的人们，又要搬迁到山下来居住了，这是地方当局的一项重大决定。依崖的村长杨波扎的肩上，就刚好担上了这一副历史的重任。

什么叫历史呢？照说这是张学者才会考虑的问题，而不是杨波扎该思量的事情。但自从听那位文静的县长讲过“历史”这个词汇之后，这个词汇就抓住了杨波扎的心。这显得很庄严，也显得很神圣，但他又一直不清楚，历史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情。直到新村修好了，大家也从山上搬迁下来了，又听见院里的鸡咯咯地叫着，哪家的狗很凶地吠了一声，从门缝里看出去，女人坐在堂屋里的小板凳上捡菜叶，几只土陶罐子放在一边，他才突然就想，历史呢？历史咋不见了呢？作家继续写道：他坐起来，四下看看，好像要找他的历史。于是他才想开了，历史就在这日子里，就是把日子过下去。这想得似乎有些简单，好像言不及义，但有道是真理是朴素的，这儿

就朴素到是梁上的干苞谷和干辣椒，还有院子里的鸡和晾的衣裳。

杨波扎是一位跳芦笙的好手。而跳芦笙这件事情，外人就很难明白究竟，就那么呜呜地吹着，左一步，右一步，乍看觉得简单，再看便觉得滑稽，依崖的人们咋能一跳就是一整天呢？其实，这芦笙不是跳给人看的，你要清楚芦笙的秘密，就得自己变成一把芦笙。在新居落成以后，北京的、省里的、县里的、乡里的客人都来到依崖新村的这一天，一场的芦笙刹那间都高亢起来，一声比一声高，仿佛要把所有的竹管都吹裂开来，这声音赶走了杨波扎的乱纷纷的念头，整个人也就变成了一把芦笙。左一步划出去是悲哀，右一步划出去是欢乐，每一个细胞都能发出最响的声音，说不出的悲欣交集，脸上也就显出了痴迷的神情。而这样的神情，又才是一个芦笙好手的神情。

这些就是这远天远地里的故事。其实，所谓远天远地，不过是对都市而言的。然而哪一颗星没有光？哪一朵花没有香？不管在哪里，不又同样都是生老病死、悲欢散聚？又有什么远天远地呢？应该说远天远地里的日子，也还是和我们心心相印的。

李钢音是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，她会写出这样一本远天远地的书来，这样亲切，这样细腻，就不禁让人诧异。一行行地读下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她的叙述也像那位小腊娘一样，不由分说地把一切都笼罩在了她的关切里，这该要有一副怎样的心肠呢？

这就让人不禁又一次地想到，不管文学的潮流怎样变化，其中又永远有一种作品，是要用心肠来写的。如果没有一种不需要缘由的关切，如果没有一种彼此同体一般的关切，乃至一枝一叶总关情，这样的文笔也就是不会有的。

第一部

1

秋后的这个早上，依崖的村长本来是打算好好地睡上一觉的。

一个累得浑身筋骨痛的大男人，这时候懒懒地躺在自家房梁下的暗影里，迷糊地动一下身，便觉得土墙上那个小窗洞外的天亮了。床边纸糊的靠板上，贴着几张旧照片，上面有了点淡淡的影子。那是一家人仅有的照片，都是在十几里外的场坝上照的。有他父亲的，也有儿子的，父亲的已经泛黄了、暗淡了，儿子的却还黑白分明，笑着的嘴里露出的牙瓣也清晰可见。照片上的人，仿佛刚从漆黑的夜路上走过来，走近门外的灯影里站着，开口想说一点什么。

鸡精神抖擞地在檐下的笼子里打鸣，牛也哼一声，好像不情愿地醒了，为梦里的事情长叹一口气，人是听不懂的。阁楼上压着刚收进来的谷子，堆着几麻袋打好了的苞谷沙，散着微湿的清香。接下来的一年里，填饱一家人的肚子是不成问题了，就是撮一点接济困难户，女人也不会像往年那样哭丧着脸。茅草也割回来，捆在前院的几棵树上，等太阳再晒几天，风再吹几天，就可以坐下来扎扫把，换一点现钱，添几样东西。

……这样的日子，在依崖是天长地久的，从有了古歌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只要太阳月亮还照样升起来，就可以年年月月地过下去。

可是，他村长不是这样的命。只在被子里赖了片刻，千头万绪

的事情，就从心里的各个角落钻出来，把一双眼睛撑得大大的，盯住楼板。被子里也燥热了，焐不住，还是穿衣起床才觉得踏实。一边穿他就一边想：杨波扎，你呢，你就是这个命。

女人一早就起来了。儿子杨建设也坐在了小学校的课堂里。一担猪草已经横在院当中，上面闪着露水。女人勾着腰在那里喂鸡，嘴里“喔——嘞嘞”地叫。头上的一块红绿两色的帕子耷下来，百褶裙的裙边上粘着草籽，粗糙的手腕上，两个银镯子叮当地碰着。

阳光还很稀薄，像一层化开了又漫开的水银，不易察觉地游动。远处的山峦仍然被雾气笼罩着，在没有散尽的积云间时隐时现。

村长从水缸里舀一瓢水，蹲在门前大声地漱口。然后把剩下的水淋在脸上，撩起衣襟擦了擦，回屋拿上砍刀和扁担，带着心事重重的神情，大步地出了门。

女人在后面直起腰喊：“去哪里？”

村长头也不回地说：“砍挑柴来！”

女人又喊：“带块粑耙去。”村长已经走远了。女人就对鸡说：“吃，吃，又不下蛋，害我白白地养你们！”

村长在家里的话少，像荒山上偶尔滚下的几粒石头。但是在依崖，他一张口大道理便一套一套的。依崖人说，依崖有两样老宝贝，那是后山的两个洞，一个用来埋人，让人伤心，一个用来跳花，让人高兴。还有两样新宝贝，一个是几年前把山上的泉水引下来，用石头垒成了井台，泉水在春天开始流淌，秋天就慢慢地枯竭了，另外一个，就是村长的这张嘴。

村长的脾气不如老村长的好，经常瞪着眼睛、扯着嗓子训人，训完了又咬牙切齿地“噫——”的一声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。但是依崖的人心疼他，还佩服他。他比老村长忙多了，一趟趟地向乡里镇上跑，跑回来又一家家地说这说那，良种种植，计划生育，分发

救济粮款，分配扶贫物资，修缮代课点的危房，青壮年扫盲，老人治病，娃娃入学，夫妻婆媳和睦，村寨治安。就算他哪一天闲下来了，坐在门坎上抽烟，两条眉毛也是锁成一条的，展不开来。还不到四十岁的人，头发就白了不少。夏天卷起裤脚，黑瘦的腿像旧铁管一样硬邦邦的，上面的筋脉鼓突着，那都是跑路跑的。

现在，这双腿就走在村道上，村道在脚下安闲地伸展着。

几天连绵的阴雨才过去，泥路还是粘湿的，胶底的解放鞋踩在上面啪啪地响。绕过谁家的房屋，或者转过篱笆和矮墙，就能一眼看见整个的村子，顺着峭壁下的缓坡延伸开来。这样地看过去，再看那高耸的石壁和头上悬着的天空，虽然看了千百次，仍然会想，老祖宗们当初是走在一条绝路上了，就因为人没有长着翅膀，才会在这地方扎下根来。

人是比鸟禽更顽强的，在这大山顶上也建立了自己的日子。一路经过的人家门前，堆放着松枝和干柴，准备着火塘里用。不规则的平地上，挤靠着草垛，那是用来补屋漏和喂牛的。各家稀疏的门板上还挂出了鸟笼，笼子是用山里的野竹编的，鸟是自己捕来的。养鸟是依崖人祖辈的规矩。依崖在几十年前还是成片的森林围裹着，现在都伐光了，只长一些不成林的低矮的杂树，就连鸟也变得又丑又小。谁也没有钱到山下去买板子建房，就那么修修补补地将就着。

别人可以悠哉游哉地走，反正是要打发过去的一世的光阴，是一眼就看完了的土路和屋舍，是漫长的白天连接着的漫长的夜晚。不这样走下去，难道还有什么能让人急起来的事情？但他村长就不行，平常有这样那样的事情忙着，这些从小见到大的破屋烂墙，也还能看得过去，现在闲下来了，又一遍从村子里穿过去，处处看见的，就都是它的穷。想着山下别的村寨里的景象，心思就渐渐沉重起来，眉头也蹙起来了，他自己却不知道。

何家祖奶站在自家门前的石坎上，正摇晃着身子簸米。她这样

站在逐渐亮起来的天光里干活，已经是许多年的景象了。村长很小的时候，就见她在这片破檐下做着什么，那时候，她的男人还在，不是在那里劈柴，就是默默地蹲着抽烟，她那两个头发枯黄的女儿也围在身前。现在，男人死了，女儿嫁出去了，依崖人一天天地看着她的头发变白，腰背驼了起来，两条腿也弯曲下去。

除了一年一枯黄的庄稼和草木，人也像钟表一样，用生来老去记录着无涯的光阴。

村长从何家祖奶面前走过去，扭头招呼说：“你家今年还有米吃啊？”

何家祖奶继续簸着：“就那点尿片一样大的望天田，收得上几升来？这还是去年政府发给的，我家运福要走了，煮给他吃。”

村长说：“运福呢，咋不见个人影影？”

何家祖奶向屋后撇撇嘴：“还在睡。人年轻瞌睡大，我们老喽，睡得少，将来埋到后山去，一睡睡到天塌下来，山倒下来。”她说完，好笑地“嘎嘎”笑两声，露出了残缺的牙齿。

几个光着脚板的娃娃追着跑着。一个小的拖了鼻涕，跑得还不稳，“叭”一下扑在村长脚下。村长抱起她来，当妈的也追过来了，接过去先在屁股上打两下，娃娃就哇哇地蹬着两条腿哭。

村长说：“天冷下来了，给穿条裤子嘛。”

娃娃的妈说：“大人都没有两件换洗的，管得了她？又不会冷死，再冷就捂到床上去。”

村长问：“春上从省里发下来的扶贫衣服呢？改给她穿穿。外面有人来依崖，不像个话哩！”

女人“嗤”地笑一声，把娃娃夹在胳膊上就走，扭头说：“那两件衣服？我拿来缝个枕头都不够哩。哪个村没有光屁股的娃娃，我们依崖远天远地的，倒来撑这个门面！”

村长不接话，继续走他的路。一阵风吹来，树叶和草木像无数片纸钱似的晃动着、翻飞着。

抬头向远处看去，云团已经变得轻淡了，边缘被太阳镶一道刺眼的亮色。阳光和云的巨大的影子，在山梁上无声地移动着，掠过遍山的岩壁、荆棘丛和杂草。散在山腰上的几片深褐色的田里，刚种下了洋芋，这时候就显得冷清而静默。村长的心思散漫起来，又想到了别处去，想着刚过去的农忙里，人们在田间的笑闹，想着吃新节的夜晚，各家传出猜拳唱歌的声音，心也就不像刚才那样往下沉了。

绕过几间挨着的房屋，视线便开阔了。近处是一排篱笆，缠着枯萎了的瓜藤。一片菜地沿着斜坡铺开来，青嫩的白菜苗在清冷的空气中，仿佛凝住不动了。

坡边的一棵老树下的土屋里，传出娃娃们读书的声音。他们说的是汉话，而且还是普通话，拖着嗓子，好像在唱歌。

娃娃们读了一段，田茂盛又接着读。从那扇用木条钉了格子的窗口里，只能看见他那一头浓密的头发，还能想象他穿着那件旧的蓝色中山服，敞开的领口处，露出一件灰色的绒衣，脚下是一双球鞋。他的声音比平时提高了，但还是透出一种平静来。就是这平静，让人总觉得他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。

田茂盛是村长女人娘家的远房侄儿。他爹妈死了，姐姐远嫁了，哥哥也成了家，村长就左说右说，动员他到依崖来办了这所小学校，还跑了好几回乡里，给他争取了一点代课费。依崖的人是敬着田茂盛的，因为他一来就是依崖惟一的一个高中生。其实他那个高中也没有读完，爹妈一死就回家种地了。

村长的心被什么牵引住，他在路边停下来，想了想又慢慢地蹲下去。眼睛漠漠地看着远处，听他们高一声低一声地读书。

他经常悄悄地听他们读书。这声音每一次听起来，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先是感到有几分踏实，想着这偏僻的山上，也有娃娃们读书的声音了，读的也是和山下的娃娃们一样的课本，依崖就不是孤单地存在这世上的。又想这些娃娃将来下山去做点什么，开口就

会说汉话，不再像他们原来那样，吃许多哑巴亏，他们也会用他们的办法，在这世上讨一份生计。然后，那些过去和将来的事情，都会慢慢地在心里浮了出来，有时候近得压迫着人，又时候又远得引诱着人，让人不得不沉迷着，脸上也开始发呆。

感谢阿公跟在他家的牛后面过来了，两手背在身后，甩着根枝条。他家的牛是村里最健壮的，愣愣地瞪着一双眼睛，脚步闲适而持重。感谢阿公还是那样，老远就笑咪咪的。

感谢阿公这个名字，依崖人已经喊了几十年。刚解放的那时候，他还不会说汉话，不知道在哪里学会说一句感谢，凡是山下有人来，他就左一句感谢右一句感谢的，村人便不叫他原来的名字，都改叫感谢了。

依崖的几片田在半山上，从村里下去，要走一条怪石横生的路。山上没有水，靠着天上的雨水耕种，收成也不稳定，养牛的人家就少。但感谢阿公一辈子都在精心地伺候他的牛，原来按指标划成分的时候，因为他家有牛，就把他划成了富农。晚上把他喊去批斗，早上他还是照样放他的牛，笑咪咪地跟在牛后面，从村子里穿过去。

感谢阿公仰着脖子喊：“去打柴？”

村长说：“嗯，去放牛？”

感谢阿公膘一眼牛说：“是喽，这个狗东西聪明得很哩！早上不带它出来，它就给你拱圈门。”

感谢阿公嘴里吆喝地叫唤着，和牛一道走远了，村长看着感谢阿公的后脑勺一点点地消失在缓坡下。依崖虽然小，却是各色人等都有的。像感谢阿公这样的，无意间在哪里看见他，就好像模糊地看见了一些过去了的日子，还有那些日子里的阴雨、阳光、黄昏时分的天色和人心底泛起的怅怅的感觉。

这些就是依崖的日子，里面也有很多让人牵心挂肠的滋味。山下人偶尔说起来的时候，仿佛依崖除了一个穷字，就没有别的，就

像依崖人说起别人的日子，也是云里雾里的说不真切。老天爷是不公平的，让这天底下的人穷富不均，但它也是公平的，让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日子。

村长站起来，直直腰背，向后山的林子里走了。依崖一点点地退向脚底，一个村子的动静远远近近地浮上来，浮在被阳光蒸腾起来的雾霭里。

打好了一挑柴，村长在后坡的林子里坐了下来。摸出烟杆横在腿上，两手仔细地捻着烟叶，准备歇上一阵。

透过几根树干，就看见依崖在脚下的不远处，偎在一个峭壁下的缓坡上，是几条羊肠般的村道，连着几片歪斜的屋顶。眼睛从四处连绵的山峦上扫过来，又会奇怪，怎么就有人在这样的地方一辈辈地住下来，有了一个村寨，早晨鸡鸣狗吠的，晚来也升起了炊烟？

村长原来不这样想，他一来到世上就来到了依崖，依崖对他来说就是整个的人世。那时候，他的父亲是老村长，老村长也像他这样一趟趟地向山下跑，带回来乡里的、县里的、省里的、北京的政策和消息。他常常在晚上要大家带着浸了麻油的葵花秆，到晒谷坝上去开会。依崖穷得没有油，葵花秆是山下来人的时候才用的，平日里就点燃几堆火。女人们趁机带上针线，男人一堆女人一堆地，在那里说笑。要不就是有谁想起了伤心的事情，惹出一片哭声，直到哭个痛快才安静下来，听老村长的发言。

老村长是一副哑嗓，在村里是从来不说汉话的。他的话更多，一说就是一个晚上。依崖的人就是从他嘴里，听说了林彪摔死在外国，江青进了监房。后来，他那张和善的脸渐渐地老了，枯干了，那副依崖人听熟了的哑嗓子也说不出话了，咳喘了一阵，有一天，他就再不能喊大家去开会。依崖人把他葬在了后山的洞里。

开会也是依崖人最高兴的时候。日子太苦太穷，有的娃娃多的人家，只有一条裤子，也轮换着穿出来开会，照样地张着嘴从头笑